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

印月軒主人纂次

珍奇部

張珽

咸通末年張珽自徐之長安至圃田東憇大樹下俄頃有三書生繼來環坐珽因問之一書生曰我李特也一日我王象之也一日我黃眞也皆曰我三人皆自汴水來欲一游龍門山耳乃共閑論其王象之曰我去年遊龍門山[illegible]於是路北一二里有一子亦儒流也命我於家再宿而[illegible]可同一謁之珽因亦同行至路北一二里果見一宅甚[illegible]

毀既扣門有四子儒服自內而出見象之頗喜問象之曰彼三人者何人执象之曰張斑秀才也李特黃真郎我同鄉之書生也其儒服子乃並揖入升堂設酒饌其所設甚陳故儒服子謂象之曰黃家弟兄將大也象之曰帝皇尚脩德好生守帝王之道下念黎庶雖諸黃齒長又將若何黃真遽起曰今日良會正可盡歡諸君何至亟預人家事波及我孫耶斑性素剛決因大疑其俱非人也乃問之曰我偶與二三子會於一樹下又携我至此適見高論我實疑之黃家弟兄竟是誰也且君輩人也非人也我平生性不畏懼但實言之象之笑曰黃氏將亂東夏弟兄三人也

我三人皆精也儒服子即鬼也斑乃問曰是何物之精也是何鬼也衆曰我玉精也黃眞即金精也李特即枯樹精也儒服子即是二十年前死者鄭適秀才也我昔自此化精又去年復遇鄭適今詰之君是生人當怯我輩既君不却故聊得從容耳斑又問曰鄭秀才既與我同科奚不詰耶鄭適乃運筆寫詩一首以贈詩曰昔為唫風嘯月人今是唫風嘯月身塚壞路邊唫嘯罷安知今日又勞神斑覽詩愴然歎曰人之死也反不及物物猶化精人不復化衆之輩三人皆聞此歎息而出適亦不留斑乃拂衣及至門外迴顧見一壞塚因逐三精以所佩劍擊之金玉精皆

中劍而蹄唯枯樹精走疾追擊不及遂迴反見一故玉帶及一金帶在路傍斑拾得後於長安貨之於市了无別異焉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无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存因生草樹甚多有扶風蘇遏坐惶遽苦貧窮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纔立契書未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以後出於堂彷徨而行忽見東墻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遏視之

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出西墻下有物應曰諾問
何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鐵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
所在過下階中庭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
曰不知過又問以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
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耳至
明更無事過乃自假鍬鍤之徒先於西墻下掘入地三尺
見一朽柱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於東墻下掘兩
日近一丈方見一衣石潤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篆
符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觔賜有德者過乃自思我何緣
為德又自私計曰我得此寶然後脩德亦可禳之沈吟未

決至夜又嘆息不定其欄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卽可矣遇曰善遂稱有德欄木曰君子倘能送其於昆明池中則足不復撓於人矣有德許之明晨更操丈餘得一鐵函開之得紫金三十觔有德乃還送宅價脩葺送欄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內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

宜春郡民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屋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

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韋氏諸婦欣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而罷有一小子弟以文自業年少而敏俊見此婦人有美色遂囑其乳嫗别洒掃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韋生潛身入室內略不聞聲息遂升榻探之其婦人身體如氷生大驚命燭照之乃是銀人兩頭可重千百觔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巨炭爇之乃真白金也其家遂巨富

康氏

偽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方居人稀少煙火不接有康氏者以傭賃爲業僦一室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

妻生一子方席藁忽有一異人赤面朱衣冠據門坐妻驚怖叱之乃走如舍西陪然有聲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有錢五千買羊半邊尋酒在馬伺之父無行人因持之歸妻亦告其所見即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因烹羊飲酒得以周給自是出必獲利日以富贍而金人留為家寶所生子名曰平平長遂為富人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頷及舌以示百姓頷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

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講見珠縱視目不暫捨如是積十餘日但於珠下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爾欲買珠耶胡云珠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悉不醻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西國僧尋奏聞則天勑求此胡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胡云已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貴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寶持之至玄宗時猶在

咸陽嶽寺後有周武帝冠其上綴冠珠大如瑞梅歷代不以為寶天后時有士人過寺見珠戲而取之天大熱至寺門易衣以紙裹珠放金剛脚下因忘收之翼日便往揚州收債途次陳留宿於旅邸夜聞諸胡鬭寶攝衣從而視之因說冠上綴珠諸胡人駭曰久知中國有此寶方欲往求之士人言已遺之胡等嘆恨云若能至此當有金帛相答今往揚州取債幾何士人云五百千諸胡乃率五百千與之令還取珠士人至金剛脚下珠猶尚存持還見胡胡等喜朴飲樂十餘日方始求市因問士人所求幾何士人極口求一千緡胡大笑云何辱此珠與衆定其價作五萬緡

衆胡合錢市之及邀士人同往海上觀珠之價士人與之偕行東海上大胡以銀鐺煎醍醐又以金瓶盛珠於醍醐中重煎甫七日有二老人及徒黨數百人齎持寶物來至胡所求贖固執不與後數日復持珠寶山積云欲贖珠胡又不與至三十餘日諸人散去有二龍女潔白端麗投入珠瓶中珠女合成膏士人問所贖悉何人也胡云此珠是大寶合有二龍女衛護群龍惜女故以珠寶來贖我欲求度世寧顧世間之富耶因以膏塗足步行水上捨舟而去諸胡各言其買此珠何為獨專其利卿既往矣我將安歸胡令以所煎醍醐塗舡當得便風還家悉如其言大胡

不知所之

水珠

太安國寺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納之櫃中殊不為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僧議此凡物耳何得直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酬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恥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酬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

西域胡人明　嘗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然

譯問曰珠價值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疑而去明
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
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四千萬
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貽責也僧問胡
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貞觀
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
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
尺埋珠於其中水泉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不乏水自
亡珠後行軍每苦渴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有[illegible]

其色清冷流沆而僧取飲之方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莫知所之

真如八寶記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鼎沸衣冠南走真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八日夜真如所居忽有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而

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早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冠號為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為諸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三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人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復謂[illegible]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者人[illegible]寶[illegible]王所宜見汝慎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illegible]授真如

已而後令阜衣人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佰曰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佰至縣召真如激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襄中五寶示佰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栗潤若凝脂避人間兵疫邪厲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五穀豐

其四曰王　於亦白玉也徑六寸好倍於肉王

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彩溫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王信玉矣安知寶乎真如乃悉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侁至恒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復驗無異驚駭久之即且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鷄卵光色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紋如鹿

陷之印中著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寸許無孔膩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燭耀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皆秘不可得而知也圓為録表奏之眞如曰天命崔侁爭為若何圓懼而止侁乃遣盧恂隨眞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絶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三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寶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為

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楚州為上州縣為望縣改縣名安宜為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為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敞境物潤茂遺址後為六今縣尉崔埕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

玉清三寶記

杜陵韋弇字景昭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弇與其友數輩為花酒宴雖夜不怠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苑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

并開其說喜甚遂與俱南出十里得鄭氏亭當衢而構橫
然四峙門用花關砌用煙蘿翁然望之不暇他視真所為塵
外境也使者揖翁入既入見亭上有神僊十數皆極色也
是之若佇半擁雲袂飄飄然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
杳眇殆不可識有一人望翁而語曰常進士來命左右請
上亭升欄層曲既上見群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
日亦如是願卒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為何如翁謝曰不意
今日得為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為何所女郎又何為者
願一聞知群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
宮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

君子不顧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雖云不可滯世間人君居之固無損耳坐不以為疑即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然泠然凌玄越冥不為人間聲曲酒既酣群仙曰吾聞唐天子尚神仙吾有新樂一曲曰紫雲願授聖主君唐人也為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弁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為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又非知音者曷能致是群仙曰君既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又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受之乃命左右取其寶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潤洞徹顧謂弁曰碧瑤杯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

[illegible]枕也又出二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因[illegible]
玉函也已而稽首授弁弁拜謝別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
茫然無有弁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
年下第東遊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
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德而有弁
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曰乃玉清二寶也遂以數千萬
為直而易之弁由是建甲第居廣陵中為豪士竟卒於白
衣也

寶母

唐安史定後有魏生者少以勳戚歷任王宫累財萬[illegible]

其交結不軌之徒由是寧州陣 為士族所擯因避亂將妻入
嶺南數年方寧後歸舟行至 江州界因暴雨息後登岸肆
目忽於砂磧中見一地氣上直數十丈從而尋之石澗
見石片如手掌大狀如塞片又顆如石半青半赤甚辨焉
試取以歸致之書篋及至家故舊蕩盡無財賄以求叙錄
假屋以居市肆多賈客胡人等舊相識者哀之皆分以財
帛嘗因胡客自為寶會胡客法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各
閱寶物寶物多者戴帽居上坐其餘以次分列召生觀焉
生忽憶所拾得物取懷之而去亦不敢先言之坐於席[illegible]
食訖諸胡出寶上坐者出明珠四其大逾徑寸餘胡[illegible]

稽首禮拜其石以下所出者或一或三悉是寶至生[illegible]胡咸笑戲謂生君亦有寶否生曰有之遂出所懷以示之而自笑三十餘胡皆起扶生於坐首禮拜其足生初謂見謔不勝慙悚後知誠意大驚異其老胡見此石亦有泣者眾遂求生請市此寶恣其所索生遂大言索百萬眾皆怒言何故辱吾此寶加至千萬乃已潛問胡此寶名何胡云此是某本國之寶因亂遂失之已經三十餘年我王求募之云獲者拜國相此歸皆獲厚償豈止於數百萬哉問其所用云此寶母也但每日望王自出海岸設壇致祭之以此致壇上一夕明珠寶貝等皆自聚故名寶母也生因得

則倍其先價云

張牧

張牧過黟𥠖山拾一圓石徑寸明於水晶映月視之則有綠樹陰陰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覼白兎搗藥兎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鬟鬢或微笑意其為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示之忽躍入空中明於月不知所之

鳳翔石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illegible]皆乘車獨一婦以妊身用四兵荷轎秦卒不慣此役[illegible]

為石所戲失肩轎仆地婦墜於外有乳媼跨驢而從急取
扶掖就石柎摩少焉稍定四兵懇拜乞勿言婦適愛此石
欲攜去為犒衣砧則諭之曰能為負此當捨汝欣然聽命
共征兩村民舁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細膩取
置書室它日玉工來售絛環偶見之諦翫不釋手石之闊
一尺厚寸餘長尺有半工曰是可解為兩屏能以一見與
則可許之喚匠鐫鋸攻治幾月中分焉玉質瑩潔卓然可
寶也雲林泉石飛鴉翹鷺漁翁披蓑棹舟境象天成絕類
王右丞李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歸又陰折為二先持
外遺者示貴璫璫包裹入獻徽宗大喜命闕為硯屏答賜

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於趙 上不敢隱亦獻之所居
相對列於便殿燕几他珍器百種皆避席居數月工徐出
其所秘請當日向兩者固盡美矣柰不過各得一偏若反
覆施之則為不類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略無纖削點注之
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嵩具奏所以賞賚巨萬而頒之用
此得擬粲常平官

龍枕石

太倉王萬戶蒼野為相國宗人領兵巡海泊舟一山下聞
過小寺有僧出迓作駭狀曰此非泊舟所得無懼乎王疑
僧厭客又其地為港口可避風而是夜宴寢益詢僧言虛

也旋登山巔覺見古廟無人廟後臺際石長二丈有半闊厚皆尺餘明瑩如水晶照見內趺坐金觀音大奇之曰此異寶也購得而運至蘇以貽貴人可價連城因下問前所遇僧曰此石誰主者可售乎僧曰無主第不名龍枕晴時常見二龍枕臥其上下乃龍潭所謂不可涸者恐不可犯耳王既疑僧嚇已又恃力衆而無主竟令舁力運至舟大喜飯未畢天上黑雲簇起微見風雷而港口山自擠合數十舟碎如粉壓溺死者數十人王亦衆蹈蹶奔山乃得免愧見前僧及訪山巔石依舊在焉

上清童子

唐貞元中岑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寤初覺忽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元寶故此參奉文本性素慕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以下道士儀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角帔履青圓頭履衣服輕細如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見漢帝漢帝有事攤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嘗與方圓行下皆得通暢由是自著文武二帝迄今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至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時遂厭人間乃尸解而去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

此相謂耳文本詰以漢魏齊梁間君王杜授之事了了如
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
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
相時之義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上所出對曰此是上
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
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乃別去纔出門而忽不
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後
令人潛送詰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瞥然
而沒文本命工力掘之一尺至一古墓墓中無餘物惟得
古錢一枚文本方悟上清童子是青銅名元寶錢之文也

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錢之文也通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後官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而文本遂薨焉

聚寶竹

溫州巨商張愿世以航海貿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得一山脩竹戛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儻翁肯教如何可

潼鄉間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艳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疑睇船內見一竹尚存爭欲求買曰吾不論價但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處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奴大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處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竿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畢世航海視鯨波滔天如平地然但知其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處謝

呼以嘆而付之

龜寶

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忽於海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畧無暫已瓶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諸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於是悵歎不已

焉

波斯人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贖之墓鄰諾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乃無主五百年矣其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粧凭欄凝睇盖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陸顒傳

吳郡陸顒家於長城世以明經仕顒自幼嗜麪為食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郡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為生大學

中衍數月有胡人數輩攜酒食詣其門既坐顧謂顒曰吾
越人生長嶺貊中聞唐天子庠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
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太學文物之光惟
吾子我爲其冠禮焉其裾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
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顒謝曰顒幸得籍名於太學然無
它才能何足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宴極歡而去顒
信士也以爲群胡不我欺旬餘群胡又至持金繒爲顒壽
顒始疑其有它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
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一日僕馬之費所以交吾子歡
耳無有它瀆幸勿疑也顒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

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顒曰彼胡率愛利不顧其身爭嗜業之微尚致相賊殺者寧肯棄金餌為子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為獨厚君耶是必有故君宜匿身郊野間以避其再來也顒遂僑居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群胡又詣其門顒大驚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居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顒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也蓋有求君耳幸望諾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顒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麪乎曰有之曰食麪者非君也乃君腹中一蟲耳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君易之其可乎顒曰君

誠有之又安有不可邪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麪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顒曰何以識之胡人曰吾毋旦見寶氣亘天在太學中故我輩得以諦君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其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此蟲禀天地中和之氣而結故好食麪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麪食之可見矣顒即以麪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顒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寶俱禀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扎既而以[illegible]

蟲又以金函扃之命顒置於寢室謂顒曰明日當郎來取明旦胡人以十兩重輦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顒共持金函而去顒自此大富致園屋為治生具日食粱肉衣鮮衣游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群胡又來謂顒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耀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顒既以甚富素所閑逸自遂即與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構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爇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水中出捧白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

衣霧綃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盤中有大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罵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仙人載碧瑶冠被紫霞衣捧絳帕藉盤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仙人以獻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謂顒曰至寶來矣即命絕燎自鼎中收蟲置金函中其蟲雖鍊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顒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顒即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十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迴避去遊龍宮入鮫室珍珠怪寶任意所擇纔一夕而獲甚多胡人謂顒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貨矣已而又以珍具數品遺於顒顒售於南越得金千鎰

由是盃富後竟不仕老於閩越中

奇寶

有人下洋遭溺附一蓬席不死三晝夜泊一島間乃蒲伏而登得木上大果如梨而芋味食之一二日頗覺有力夜宿大樹下聞樹根有物沿依而上其聲玲瓏可聽至顛而止五更復自樹顛而下不知何物乃以手捫之驚而逸去嗅其掌香甚以為必香物也乃伺其升樹解衣鋪地至明遂不能去凡得片腦斗許自是每夜收之約十餘石乃日坐水次望見海艅過大呼求救遂負片腦以歸分予舟人十之一猶成巨富又有浙人下番以貨物不合時疾疾遣

失盡傾其本嘆息欲死於海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發[illegible]
水瀕朽木一塊大如鉢取而嗅之頗香以為必香木也温
取以枕首抵家對妻子飲泣遂再求物力將為明年圖一
日鄰家穢氣逆鼻呼妻以朽木爇之則煙中結作七鷺鷥
飛之至數丈乃散大以為奇而始珍之未幾憲宗皇帝命
使之求奇香有不次之賞其人以獻授錦衣百户賜金百
兩識者謂沉香瀕水次七鷺鷥日夕飲宿其旁積久精神
摹入因而結成形云又崑山田姥家相傳一𣪚箕大如五
斗盎日以播米輕而質堅如牛皮然而有耳目形圓如[illegible]
物也一日有商人過而見之欲買以銀一星姥不可[illegible]

吾家傳六七世不忍棄之商人乃酧米一石姥遂予之商人熟玩以為蝦蟆殻然亦不知其何用至陝西秦王府來售秦王大驚即許銀千兩商不意如此益索其價乃至五千金方足秦王笑曰蠻子爾雖得吾厚價知其何寶乎扣頭謝曰不知王曰此殻能圓珠珠之凹凸不正者一經殻中滚之則其形圓如芡粒此不世之奇寶也爾何從得之商乃具告以姥家物而服王之神觀也

呂生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

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甚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寢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為吾患不朝夕矣即礪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從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攬生目徐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攬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揮之[illegible]

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為十餘嫗各長寸許雖
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
中一嫗謂生曰吾將合為一矣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
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為一嫗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
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
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為耶嫗笑曰君言過矣若
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
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
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甚躍
曰是我事也去之[illegible]反[illegible]耳今願往君舍且何焉至

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媪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媪惕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田謂生曰非吾之所知也其媪忽揮其手手墮於地又爲一媪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生驚曰吾亡乎媪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也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此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媪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一

卽月軒主人彙次

器具部一

紫珍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寶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闕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

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嗟乎此鏡
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今具其異跡
列之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
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
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
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遥
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
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將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
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
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

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為人形羞復故[illegible]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illegible]

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
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
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奮衣
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
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
狸而死一座驚嘆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
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
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
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嘆怪未
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

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

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熏之玉水洗之復以金

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
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尚城
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
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
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舉祀然陰念此樹當
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
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
風雨晦冥纏遶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illegible]
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illegible]
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illegible]

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墳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可濟於衆令密持此鏡徧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蚤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

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若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踪煙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鬍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

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勳曰何人居斯也勳曰尋幽探穴

訪奇者二人坐與勳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勳疑其

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

化為龜獼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

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

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

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勳引鏡照

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

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細大於臂首

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鱘

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勳謂蛟也失水而
無能為耳刃而為灸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
汴汴主人張埼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勳
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勳停一宿及
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
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廣
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勳
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
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
其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

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
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勳出鏡照江濤
不近屹加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illegible]清淺[illegible]
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波濤洶湧高數十丈
而至所渡之所也遂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桂陽七
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
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勳故
人曰趙冊有才器任豐城尉勳因過之冊命祗承人指勳
停處勳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冊遂命敬慎為主
禮勳因問其故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

頭粧衒服黄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勳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勳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勳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觔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illegible]

其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之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蚤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

匣視之卽失鏡矣

敬元穎傳

唐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未成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嘗習學不出月餘日有鄰家取水女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墜井而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尸仲躬異之閑日窺於井上忽見水中一女子其形狀少麗依時樣妝飾以目仲躬凝睇之際以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嘆曰斯為溺人之由也遂

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水不減忽一日水竭清旦有
叟叩門云敬元頴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緑
之衣其粧飾鉛粉皆昔製耳仲躬與坐訊曰卿何以殺人
元頴曰妾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
穿此井洛城內有五毒龍斯其一也緣與太乙左右侍龍
相得每為蔽天命追徵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漢
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國初方墜於井
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甚為辛苦情
所非願昨為太乙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
時已朝太乙矣兼為河南旱勘責三數日方回今井內已

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斯難矣若然願終君
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當時即
命匠命一親信與匠同入井囑曰但見異物即收至底無
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濶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貯匣内
焚香以奉之斯所謂敬元穎也一更後元穎忽自門而入
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生成之恩照濁泥之下某昔
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
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
婢蘭苕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故
不可取遂為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

耳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其已用錢僦[illegible]
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頡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也
將辭去仲躬復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
其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即無所見明旦忽有牙人叩
門兼領宅主來謂仲躬便請移居并夫役皆足未到齋時
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
價直契本一無遺缺並交割訖後三日其清化宅井無故
自崩兼延及堂隅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為大
官有所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鏡背有二十八字
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

年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在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如其位於鼻四旁題二八變則之鏡

漁人

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餘人下網取魚一無所獲網中得物乃是鏡而不甚大漁者忿其無魚棄鏡於水移船下網又得此鏡漁人異之遂取其鏡視之纔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衆人大驚其取鏡鑒形者即時皆倒嘔吐狼籍其餘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鏡投之水中良久扶持

吐者既醒遂相與歸家以為妖怪明日方理網罟則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詢於故耆此鏡在江湖每數百年一出人亦常見但不知何精靈之所恃也

符載

唐符載文學武藝雙絕常畜一劍神光照夜為晝客遊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鮫作梗不克前進擲劍一揮血灑如雨舟艦安流而逝後還寒食於人家會裹秬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劍斷之訖其劍無光若頑鐵無所用矣古人云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其此劍之謂乎

省名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麞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多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卽前曰某等肚肌臈臈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驚懼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

[illegible]人肥人吞瘦人相吞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illegible]始相生[illegible]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伎甚篤因重賜賚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嘗以我等為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親屬伶者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即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暴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illegible]檻旁有穀麥觸即為灰檻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

識昔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李骨低知是諸袋爲怪欲擧山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微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壓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剌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居廊户牖悉爲冤痛之音月餘不止其年骨低擧家病死[illegible]歲無復子遺水銀後失所在 低彥 同

號國夫人 馳便號

長安有一貧僧衣甚襤褸賣一小猿會人言可以[illegible]

國夫人聞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見之問其由僧曰本住西域居山二十餘年偶群猿過遺下此少猿憐憫收養纔半年以來此小猿識人意又會人言語隨指顧無不應人使用實不異一弟子耳僧昨至城郭資用頗乏無計保惜得此小猿故鬻之於市夫人曰今與僧束帛可留此猿我當養之僧乃感謝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愛憐之後半載楊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玩小猿對夫人面前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異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袁賣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隨父入山採藥居林下三年我父常

以藥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覺變身為猿我父懼而棄我所以被此僧收養而至於夫人宅我雖前日口不能言毋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變人身即不測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錦衣侍從隨後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兒容貌甚美貴妃曾屢顧之後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小室小兒唯嗜藥物夫人以侍婢嘗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與此侍婢俱化為猿夫人怪異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

金象將軍

陜廿

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次陝州

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以天命有常何所懼耶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鼓鞞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户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以爲不勸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披甲胄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吾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象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愛也既負壯志節艱顧小國手今敵國犯塞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事以謝曰將軍天資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唯所用之使者復命順怒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

俄然皷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
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
寸而披堅執鋭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
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受之云地連
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天設勁敵勢不可止
明公素養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
官固當享大祿於盛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
賊合從赴日會戰事圖子夜殄滅未期良用惶駭頃[illegible]
室中盃燭坐視其變夜半後皷角四發先是西壁下有[illegible]
穴化為城門壘敵崔嵬三丁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illegible]

騎 風 有 風

馳雲走兩階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
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繫四方輜
車直入無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
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
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
兵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
而兒馬順俯伏觀之於時一騎至禁頳曰陰陽有曆得之
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電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為何如順曰
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
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餞珍筵與

順以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業與親朋稍絕閉門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為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洩之其親人潛備鍬鍤因順如厠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冥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因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張秀才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太和中張秀才借得肄業常忽忽不安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軟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款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陽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錢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砉剨有聲遊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間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

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嚮者群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稱卓絕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個并骰子一雙耳

輕素輕紅

武德初有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長尺餘雕飾甚巧妙丹青剝落惠因持歸與稚兒後稚兒方食餅木偶引手請之兒驚報惠惠笑曰取木偶來即自言曰輕素輕紅自有名何呼木偶於是馳走無異於人

惠問曰汝何時物頗能作怪輕素與輕紅曰是宣城太守謝家俑偶當時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隱侯家老蒼頭孝忠也輕素輕紅即孝忠所造隱侯哀宣城無常葬日故有此贈時素墻中方持湯與樂夫人濯足聞外有持兵稱敕聲夫人畏懼跣足化為白蟻少頃二賊執炬至盡掠財物謝郎持紓琴瑟環亦為賊敲頗脫之賊人照見輕紅等曰二冥器不惡可與小兒為戲且遂持出時天平二年也自稱流落數家陳末麥鐵杖猶子將至此惠又問曰曾聞謝康成婚王敬則女爾何遽云樂夫人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樂氏乃冥婚爾王氏本屠酤種性麤率多力至冥中猶與

宣城不睦伺宣城嚴顏則碟石柱闕以為威脅宣城自宗
啟於天帝許逐之二女一男悉隨母歸矣遂再娶樂彥輔
第八女美姿質善書好彈琴尤與殷東陽仲文謝荊州晦
夫人相得日慾追尋宣城常云我方萬古詞人唯不及東
阿耳其餘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見為南曹典
銓郎與潘黃門同列乘肥衣輕貴於生前百倍然十日一
朝晉宋齊梁可以為勞近聞亦已停矣惠又問曰汝二人
靈異若此吾欲捨汝如何郎背言曰以素等變化雖無窮不
可君意如不放終不得逃廬山山神欲取輕素為舞姬久
矣今此奉辭便當受彼榮富然君能終恩請命畫工圖

粉黛意郎令工人為圖之使搞錦繡素笑曰此度非[illegible]使亦可當彼夫人無以奉酬請以微言留別百代之中[illegible]有他人會者無不為忠臣居大位矣雖角入骨紫[illegible]鼠中不害五通泉室為六代吉昌後有人禱廬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納二妾要翠釵花簪汝宜求之當降大福禱者求而焚之遂如願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訪之時賢皆不悟或云中書令岑文本識其三句亦不為人說

阮文雄

靜江有阮姓名文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佳趣紹定巳丑秋莊舍當租課時阮斗一乘機圖遊賞之樂乃携

一二篙頭棹一葉小航沿水濱而輕棹發時則白蘋紅蓼
敗芰殘荷晴嵐聳翠籠雲遠樹含青挂日聽鳴禽觀躍鯉
凡景屬意會罔不收賞停衍飄颻舟至七里灣不覺天色
已暝矣四顧寂無人居俄而前有樓閣作巋然狀即命僕
移舟近之舟甫艤定忽聞樓上啞然有聲生竊視之乃三
美人倚欄顰笑生一見不能定情遂於舟中朗聲吟曰谿
倚溪樓望還因見月明月明如有約偏照別離情美人[illegible]
之樓上吟曰細草春來綠閑花雨後紅思君不能見惆悵
晝樓東生忽添悒怏惜不能效馮虛之御風也已而美人
以紅絨繩墜於舟中生乃攀援而上美人笑曰郎君[illegible]

梁上君子乎生笑曰將效昔人之折齒也遂諧衾枕歡[illegible]周且復始情學徃還一美人曰守媒妁之六禮而許字者人之道也保太和之元氣而待時者物之情也妾輩非山雞野鶩之能馴路柳墻花之可折蓋因時感興物既能然覩景傷情人奚免此故寧遣三尺之法以遂六慾之私君倘不嫌瑩膚之易合而守金桄之至堅毋鄙綢繆之態得遂源源而來則妾輩夕死可矣一美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日之樂是矣可無詩乎衾謂諾諾美人乃先吟曰嶧陽自古重南金制作陰陽用意深靈籟一天孤鶴唳寒濤千頃老龍吟奏揚涼涼厚義農俗蕩滌邪淫鄭衛音低[illegible]

于期歸去後無人能識伯牙心一美人吟曰雲和一曲古
今留五十絃中遺思稠流水清泠湘浦晚悲風瀟瑟洞庭
秋驚聞瑞鶴沖霄舞靜聽嘉魚出淵游曾記湘靈佳句在
數峯江上步高秋末後一美人吟曰龍首雲頭巧製成[illegible]
物為樣抱輕清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驚傳萬籟鳴似[illegible]
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歸思頻聞處暗恨[illegible]
愁鬱鬱生未幾夜色將闌晨光欲散美人急扶生起曰[illegible]
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歸舟命僕整頓裝束[illegible]
文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illegible]
異處訪之但見一古塚纍然傍有穴隙為狐兔門戶[illegible]

有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盧郁

進士盧郁者河朔人從家長安嘗北遊燕趙遂客於內黃郡守館郁於廨舍先是其舍無居人及郁至見一姥髮[illegible]白身瘠而肥被素衣來謁郁曰妾僑居於此且久矣故[illegible]候謁已而告去是夕郁獨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風雪其[illegible]文至謂郁曰貴客獨處何以為歡耶命坐語論姥曰妾[illegible]石氏家於華陰郡後隨呂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貧苦幸貴客見哀於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顧郁問之曰始何為不食姥曰妾甚饑然不食粟以故壽而安郁好奇聞之

甚書且以為有道術者問曰姑既不食粟何飽其腹耶豈
常餌仙藥乎姥曰妾家於華陰先人好神仙廬於太華妾
亦常隱於山中從道士學長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絕
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嘗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問曰其[illegible]
術常遇至人教吸氣之術自謂奇妙後以奔走名利從[illegible]
之貴晝趨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語及乎生之好然不
知吞火豈神僊之旨乎姥曰子不聞至人寒暑不能[illegible]
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則吞火固其宜
郁曰願觀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其於是以手[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吞之火[illegible]其色不動郁且驚[illegible]異遂起拜而[illegible]

再拜謝曰鄙野之人未嘗聞神僊事今夕遇[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也異實平生所未聞者姥曰此小術耳何足貴哉言訖[illegible]告去郁因降階送之既別郁遂歸於寢堂頃之有僕者[illegible]郁曰西廡下有火發郁驚起而視之其西廡舍已焚於[illegible]里中人俱至競以水沃之迨旦方絕及窮火發之跡於[illegible]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敗草積其上故延而至燒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